　　◇

　　我可能生活在全世界最恶劣的地方。

　　每一天无数的同胞在我眼前惨死，而我，只能躲藏奔波，疲于奔命。

　　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女人，我们私底下给她取了个诨名，叫碘伏魔女。

　　她的体型比我们巨大许多，不，用许多这个词可能还是太过保守了。如果说我们只是一颗小行星，她可能有一个太阳那么大，硕大的她同时还穿着白衣带着白帽，在冰冷的白炽灯活像一尊浑身发着白光的上帝，掌管着我和同胞们的生杀予夺。

　　然而这尊神明的恶行有多残暴，我实在很难用短短几句话陈述，先从这个地方说起吧。

　　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做诊所的地方，我想应该改名叫屠宰场更为合适。这里充斥着我们各种各样的天敌，从紫外光，酒精，各类化学药物甚至到开水，都能轻易地杀死我们，不过这些仅仅只是武器，武器的使用者自然是她，她最常使用的便是名为碘伏的棕紫色可怕液体，这也是她诨名的由来。

　　就是这样的地方，每一天都会有无数的同胞被送到这里来，他们本安详地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，器官上，甚至有些刚刚找到一个能进入的伤口，可是一旦来到这里，好日子可就完全到头了。

　　每一次同胞随着病人来到这里，碘伏魔女总是面带微笑，温柔地对病人说不痛不痛，病人们也都回以微笑，可这看似温馨的场景背后，就是我们的噩梦。

　　棕紫色的液体从神明之手上从天而降，漫山遍野让人无处可逃，然而这场大洪水中并没有让我们逃生的诺亚方舟，反而洪水总是精准地往我们最密集的地方袭来。

　　无数同胞在泛着恶魔颜色的洪水中哀嚎，他们的身体在碘伏里扭曲得不成样子，几乎可以说是一触即死，而稍微顽强些的，则更为痛苦，因为他们忍受的时间长上许多，可是终究还是走向死亡。

　　这样的屠杀，被总是微笑的碘伏魔女称作“消毒”。

　　一想到这个，我就难免绝望地想着，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，神与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。

　　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，我以为我也迟早会有被屠杀的一天，直到诊所出现了一个新事物。

　　那是一个茶叶盒。

　　碘伏魔女从来不会对茶叶盒消毒。

　　我曾好奇地接近那个事物，结果意外的发现大批的同胞在里面安居乐业地生存着，他们从来不会被屠杀，反而被好好地保存着，这样的地方，简直就是天堂！

　　只是天堂出现在屠宰场，实在太过突兀。

　　我虚心地向茶叶盒的居民请教不被“消毒”的诀窍，而他们则趾高气昂地告诉我说，只有不潔的低贱者才需要被“消毒”。而茶，是在神明世界中极其高雅的事物，他们也在进行一项极其高雅的工作，那就是“发酵”。哪怕不从事这项工作的同胞，也仅仅是与茶沾边，也因此变得高雅洁净起来了。

　　我对这样的理由感到沉默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　　那之后没过几天茶叶盒就被带走了，我心想的确应该如此，天堂岂有出现在屠宰场的道理。

　　后来我听说这茶叶盒是碘伏魔女的恋人送给她的，魔女每次说到她的恋人，脸上总是浮现出笑容。

　　那种笑容和面对病人时的温柔笑容不同，它让我感到甜蜜和沉醉，也许是魔女这样笑的时候从来不会想起来“消毒”这样的琐事，只是眼睛望着不知道哪里发呆。

　　我感觉到那是真正的温柔。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，诊所出现的东西再也没有和茶叶盒相似的东西，我为这逐渐平淡的屠宰场人生感到无聊，开始期待起不一样的新来客。

　　于是，我便每天一边亡命奔波，一边望着碘伏魔女甜蜜的笑容过日子。

　　时间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了。

　　首先是碘伏魔女笑容的消失，还有日复一日的眼泪。

　　空洞的眼神在消毒时几乎要给我悲悯的错觉。

　　据说魔女的恋人死了，也是在一个和屠宰场差不多的地方死的。

　　魔女在此以后再也没有笑过。

　　就连给病人消毒的时候也没有笑过了。

　　她的表情冷酷，变得像真正的死神。

　　正如我所预料的。

　　不一样的新事物很快就出现了。

　　那是一块生锈的铁片，从自行车上拆下来的，就是那辆她每天骑着来上班的自行车。

　　我想这样的拆卸应该会让自行车损坏吧，魔女以后怎么上班，我不禁疑惑地想到。

　　更奇怪的是，魔女没有对铁片消毒，只是拿着它不断地端详摩挲，空洞的眼睛背后不知藏着何种思绪。

　　我冥思苦想，也实在想不出这铁片有什么不同，它不仅不高雅，反而因为生锈而肮脏无比，那里生活着一批民风彪悍的同胞，被人类们称作“破伤风杆菌”，他们因为能够杀死人类，而成为屠宰场的常客，无数的病人前来进行“消毒”的大屠杀，以免自己陷入不妙的境地。

　　而这次，魔女对铁片没有任何消毒。

　　我屏住呼吸，脑里忽然闪过某种可怕的设想。

　　只见魔女忽然用力地划向自己的手腕。

　　神明的血液比碘伏洪水还要澎湃地喷涌而出。

　　碘伏魔女静静地看着自己的生命逐渐流失，却毫无动作。

　　这是一直求生的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举动。

　　我看着逐渐冰冷的她，忽然想起来许久以前她那甜蜜的痴迷的笑容，这样的对比可能和天堂之于屠宰场一样强烈。

　　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　　也许。

　　这是碘伏魔女对自己的“消毒。”